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

第八回 飛詩句七字成讖語 怨配偶一旦起淫心

卻說維忠正與趨賢商議叫局，忽見外面進來一個驚腿，向三三說話。三三面容轉色，起身與維忠告辭。維忠問是何事這等驚慌？三三道：「起說俚！奴剛剛出來格辰光，倪阿姆還蠻好勒浪，故歇勿知哪哼，一歇歇心痛起來，痛得滾來滾去，所以打發人來叫奴轉去。不過對勿住柳老。」維忠道：「這是你的孝道，我也不便留你，你快些去罷。」三三辭了維忠，又與楊四、黛玉等說了一聲，匆匆隨著那人到園外上車去了，不提。且說楊四見三三已去，問維忠道：「三三的娘可是真的嗎？」維忠道：「三三確是親生的，不是尋常的討人，所以一聞此信，有這樣的著急呢。」芷泉道：「我聽得三三的家世極好，他父親是一個翰林，風流瀟灑，最喜宿柳眠花，飲酒叫局。其時三三尚小，無日不帶他出來，所有的曲子都是從小聽會的。後來他父親死了，家道也窮了，被他娘帶到上海，投親不遇，才做這行生意，也叫出於無奈，說也可憐。」芷泉講到其間，忽聞桂全喚道：「芷翁且慢講話，你的令可要行下去了。」芷泉道：「我倒一時忘了，此刻該我接令。」就將一杯酒飲盡，念道：

誰家玉笛吹殘照。

祥甫接令，飲過了令杯，也念道：

夜聽松聲漱玉華。

用手一數，輪到謙良接令。謙良道：「我肚子裡的才學，四兄都曉得的，那裡有什麼詩句？」祥甫道：「既然沒有詩句，請說笑話罷，說得好，我代你說一句，不然要罰兩大杯酒的。」謙良道：「笑話有一個在此，不甚大好，請令官要原諒些，我才敢說。」楊四先接口道：「快說快說，不要裝腔做調了，我保你不吃罰酒，可好嗎？」謙良方才說道：「有一個老人，娶了一個年輕之婦，晚間上牀同睡，要舉行這件事。那知老人精力已衰，胯下這件東西再也舉不起，被婦人哭鬧不休。忽然想著一個主意，走下牀來，拿了一片竹片，縛在那件東西上，方才舉了起來，與婦人勉強做了一齣戲。事畢，婦人道：『你今天虧得有了篋片，幫了你的忙，你應該謝謝這篋片呢！』」說完，眾人笑了一笑。楊四道：「這裡幸而沒有篋片，不然定要把你打死的。」謙良道：「我不管篋片有不有，總算交了卷了。祥甫兄費神代說一句詩罷。」祥甫點點頭，念道：

月照波光玉露涼。

又排到楊四接令，楊四道：「我與芝翁都是第二次了，莫非祥甫兄要掂我的斤量嗎？」細細想了一想，出了一回神，忽然把檯子一拍，說聲「有了！」遂念道：

鸚鵡螺樹玉瀼香。

念畢，指著道卿道：「你去接令罷。」道卿道：「不要性急，你自己的門面杯還沒有吃過呢！你違了令章，該另罰你一大杯。」楊四道：「是我差了。」就端杯一飲而盡，向道卿照了一照，又道：「如今你好接令了。」道卿道：「你不要催，我不比別人，一催就要沒有的。」

正當思索，見維忠代叫的金寶玉來了，後面跟著一個大姐，姍姍然走至席前，先叫應了維忠，又問：「洛裡格位是關大少？」維忠就向那邊末席一指，喊道：「關兄，代薦的相好到了，還不起身迎接嗎？」武書一聽，果然立起身來，說道：「迎接來遲，望金先生恕罪。」引得眾人拍手大笑。維忠道：「這才比笑話還有趣呢。寶玉，你也該回答他說：『奴家來得幽莽，還望關大少恕罪。』這一來，方像戲中的對白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柳老瞎三話四，奴是勿會說格。」嘴裡說著，身子就在武書背後坐下，面孔卻朝著黛玉席上，與眾姊妹點了一點頭，微笑了一笑。黛玉及各校書亦然笑臉相答。維忠見了，便道：「他們又在那裡做眉眼，扮鬼臉了。」眾人一聽這話，重又笑將起來。吳新寶正與道卿裝水煙，道卿呼了一口，被這句話一笑，嗆得氣都回不轉，面皮漲得緋紅，好容易止了嗆，說道：「維忠你不要多說了，我險些兒被煙噎死呢。」維忠道：「你自己要笑，干我甚事？你要怪裝煙不好的。」新寶道：「柳老咬人，請大家論論看，到底是啥人勿好介？」維忠道：「我不像你，身上多一張嘴，夜夜要咬人的。」新寶聽了，立起身來，伸手過去要撕維忠的嘴，幸被道卿拉開，說道：「看我面上，饒了他罷。」新寶方才縮手，坐了下去。楊四道：「好了好了，鬧了許久，梅兄的詩句可曾想著沒有？」道卿道：「早已想著，被他們一鬧，我又忘懷了。四兄不用性急，待我再想一想，當即交卷。」道卿等那邊寶玉唱過一隻小曲，然後飲乾令杯，念道：

一片冰心在玉壺。

士誠接令，遂即飲了一杯，念道：笑倚東窗白玉牀。芸帆聽了道：「又挨著我說了。」把酒飲畢，念道：

落梅聲裡玉關心。

念畢，向兩泉說道：「要請教兩泉兄了。」兩泉是讀過書、做過詩的，叫他念一句詩並不甚難，故飲了一杯酒，念道：

□月梅花破寒玉。

兩泉念過之後，芷泉道：「我們□二人都已輪到，這句飛到四兄，即請四兄念一句收令罷。」楊四答應，想了好一回，慢慢的將酒飲盡道：

夢斷涼雲碧玉簫。

楊四收令，眾人公賀了一杯，並不留意。惟芷泉聽了這句詩，甚不吉利，好好「碧玉簫」上面加著「夢斷涼雲」四字，就覺得淒涼異常。況此句極其生僻，並非唐宋時的詩，乃元人薩都刺所作，何以楊四偏偏想得到呢？再者「玉」字的詩句甚多，如「玉人何處教吹簫」、「月明何處玉人簫」等句，都是眼前極熟的，他倒不說，翻說那極生僻、極不吉利之句，只怕後日分離，應了詩中讖語。可見芷泉識見高超，暗暗早已料著。且芷泉一雙眸子比風鑿者尤其利害，起初見了黛玉，已知他是個淫賤尤物，今番又因楊四詩句，決他將來不能終局，但未便與楊四說穿，卻故意的問道：「四兄收令這句詩，甚是生僻，怎麼四兄竟想得到呢？」楊四道：「我不曉得這句來歷，不過在冊頁上見來的。因此刻一時想不出別句，故將這句說了出來；及至說過，又想著好幾句，均是眼前極熟的，知道他的出處。若芷翁要問我這句，我就要出醜了。」維忠道：「你到且慢講究考據，還是豁幾回拳，爽快爽快罷。」楊四道：「悉隨尊意。」於是兩邊席上各打了一個通關，大家俱有些醉意。

其時金寶玉已轉到趨賢身旁，又唱了幾聲俞調。別的校書，如金文蘭、吳慧珍、范彩霞、呂翠蘭、張小寶、張純卿、王蓮航等七位先生已散去。還有幾位，除寶玉外，都在黛玉那裡，或與黛玉敘談，問問嫁時情形，或與巧玲等諸姊妹調笑。為因日間轉局尚少，不妨多坐一回，直到鐘鳴四下，方各向客人告辭，一簇花蝴蝶紛紛去了。芷泉看左紅玉、顧阿南、吳新寶、金寶玉等盡散，也起身向楊四等眾人作別道：「我館中尚有些事情沒有辦完，對不起，只得失陪了。」說罷，拱一拱手，帶著月舫先去，不須細表。

仍說這裡席上，大菜久已上齊，眾人也吃不下了，有的加了一碗飯，有的飯也不吃，就此起身散席。黛玉那邊亦然，各姊妹都手挽手，到園裡去散步，只是冬天毫無景致，徒然吃兩口西風罷了，故此仍舊回進裡面。等候謙良用過了煙，天色已晚，大眾出園上車。其中惟楊四、維忠、道卿、祥甫、兩泉、桂全、士誠都是三人一部，以外如芸帆、謙良卻是一人獨坐的，趨賢、武書各坐一部人力車。一時車如流水，馬似游龍，滔滔滾滾，接接連連，一路甚是熱鬧。直到過了泥城橋，方各分道揚鑣。

不言眾人的車兒大半向福州路而去，單說楊四、黛玉回到家中，已是上燈過後。兩人辛苦了一天，覺得疲乏異常，略略吃些稀飯，就此上牀而睡。一宵已過。楊四終日坐在家裡，並不出外散步，只伴著黛玉說話，一連半月有餘。後來有幾個朋友看他，方到街上去走走，花叢中頑頑，亦不過應酬而已，從不在外住宿。但楊四尚有五位姬妾，一月之中免不得也要應酬數夜，然黛玉一人獨僱到二□餘天，終算格外的優待。若別人做了黛玉，自然心悅誠服，感激楊四的深情，斷不肯自尋煩惱，重墜風塵，做出許多醜

事。倘能照這樣一說，則當時僅知有林黛玉，安知有「胡寶玉」之名？既無胡寶玉之名，更何有胡寶玉之事？無其名，無其事，難道我做書的好捏造他一生穢史，做成這部《九尾狐》，與他上一個徽號嗎？

閒話少敘，獨說黛玉嫁到此間，光陰迅速，轉瞬已將三月。在楊四，竭力奉承，無論看戲、遊園、坐馬車、吃大菜，只要黛玉說得出，立刻就陪著同去，沒有一件不依的，可稱得千依百順，樣樣稱心如意。那知黛玉福分太薄，消受不起，偏要興妖作怪，現出原形來了。故非惟貪心不足，而且欲壑難填，要楊四夜夜去陪他；陪了他還不算數，偏要做這件事。起初楊四討他歡喜，自然勉力從公，到後來漸漸不支，有時要免戰高懸。因楊四年逾不惑，精力漸衰；雖是個雙料的身子，怎經得夜夜斲喪呢？無如黛玉敲精吸髓，不顧死活。設楊四不肯依他，他就要撒嬌撒癡的吵鬧。所以楊四始而愛他，繼而變作怕他；並非怕他的凶狠，實在怕他的纏擾，翻到別的姬妾房中住宿。黛玉差人去請他，他只推生病不來，倒弄得黛玉無可如何，無非指桑罵槐，把用的大姐、娘姨出氣罷了。如是者又將三月。楊四雖有時止宿，卻較前疏淡了許多，教黛玉那裡熬得住？況他本性極淫，即使楊四夜夜陪他，尚且不能滿意，恨不得尋些野食以補楊四之不足。今每月□餘天，令黛玉孤眠獨宿，怎能受此淒涼？不免日日唉聲歎氣。

那一天，又聞楊四出外未歸，心中異常煩悶，懊悔自己差了主意，嫁了這無用之徒，反不如做妓時，得以逍遙自在，無拘無束，人盡可夫。到如今身已從良，未能天天出外，依稀鳥入樊籠，人在牢獄一般。我必須定個主見，尋個機會逃出此間，方稱我意。不然，永遠在此，不但活活的悶死，而且誤我青春，蹉跎了良辰美景。但此時並無方法，只索罷休。所以黛玉想到其間，又低聲歎了幾口氣。旁邊有一個大姐，就是贈嫁帶來的阿金，本係黛玉的心腹，曉得黛玉的心事，從旁勸道：「奶奶昏悶裡做啥？悶壞仔身體倒勿好格。停歇夜裡，倪去看本戲罷！我聽見說，今夜老丹桂里向，有出色格新戲勒海，奶奶阿高興去佬？」黛玉道：「勿知啥格新戲，阿有點曉得介？」阿金道：「我單記得著末一齣，叫啥格《翠屏山》，奶奶阿曾看過歇格？」黛玉搖搖頭。要曉得《翠屏山》這齣戲確是這時候新打出來的，諸公不信，請問幾位老輩，自然知道了。當時黛玉說從未看過，阿金道：「格種新戲倪終要去見識見識格，省得坐勒屋裡昏悶哉，奶奶道阿對？」黛玉聽了，暗想：「我幾次到丹桂里去，看那黃月山的戲，都是同楊四一淘去的。我雖有心於他，他卻未必知我。我又礙著楊四，未便與他兜搭，使人暗通線索。今番我獨前往，帶著自己心腹，或能如我之願，也未可知。」故向阿金說道：「既然看戲去末，下去交代楊升叫俚去定仔包廂，順便喊一部轎車得來。」阿金答應，自去交代。少停上來回覆，說：「包廂已經定好，馬車要來快哉，請奶奶妝飾好仔，難末好去。」

其時鐘敲六下，阿金服侍黛玉把鬢腳刷了一刷，插了一隻珠蝴蝶，又換了一身衣裙，淡妝素抹，別有丰韻。霎時停當，趕緊用了夜飯，命娘姨看守了房，遂即帶著阿金下樓。走至門前，見馬車早在那裡伺候，阿金攙黛玉上車，雙雙坐定，馬夫就把絲韉拉動，但聽蹄聲得得，直向丹桂茶園而去。正是：

只因慾念一時熾，引起情魔萬丈高。

要知看戲之後是否與月山有染，且聽下回細表。